



馬 尔 达

奥若什科娃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馬 尔 达

〔波兰〕奥若什科娃著

金 錫 嘏 譯

凌 寒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E. Orzeszkowa
MARTH

据 ЭЛИЗА ОЖЕШКО: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I. ГОСЛИ-
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Я. КРОТОВСКАЯ(俄译《МАРТА》)转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218 字数145,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6 $\frac{1}{2}$ 插页2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4)0.66元

前 記

最近这几年中，我国讀者已經認識了近代波蘭杰出的作家艾丽查·奥若什科娃(1842—1910)的作品，讀过了她的中篇小說《乡下佬》和一部分短篇小說。奥若什科娃的重要作品当然不只这些，目前出版的这本小說《馬尔达》也正是她的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十九世紀后半期的波蘭王国实际是由资产阶级与小貴族統治着，資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这个国家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妇女的不幸命运，常常出现在奥若什科娃的作品中，成为她最关心的一个主题。她怀着無限同情描写了妇女們的生活与遭遇，以極严肃冷靜的态度探討妇女們的苦难的原因。在長篇小說《格拉巴先生》(1869年)中，奥若什科娃写出了一个小年輕而沒有經驗的女子，她被迫嫁給專橫暴虐的貴族格拉巴，当她再也不能容忍，决定脱离这个可惡的人时，她一向信仰的教会却完全站在她的丈夫方面，断絕了她的出路。在中篇小說《十四分之一》(1877年)中，奥若什科娃譴責了当时波蘭規定妇女只能从父母的遺產中得到十四分之一的法律，并且指出这种法律正是妇女在社会上的奴隶地位与無权的象征。在中篇小說《崔尔采一家》(1885年)中，作者叙述农村中的愚昧与黑暗怎样殘杀了一个被視作“女巫”的可爱的女人。在中篇小說《善良的人們》(1891年)中，作者重又描写了由于阶级偏見和私有财产观念而造成的一

个少女的痛苦婚姻。一八八三年写的小說《窪地》，可以說是奧若什科娃关于妇女命运的一部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作者以当时属于波蘭王国的白俄羅斯的陰暗的农村为背景，描繪了一个雇农的妻子在殘酷、野蛮、迷信的包围中度过悲惨一生。

《馬尔达》这部小說写于一八七二年，一八七三年出版后，立即在波蘭国内与国外讀者中得到了很大的反响。这本小说也是奧若什科娃描写妇女在近代社会中的地位的最著名作品之一，不过作者在这里是从另一个方面提出和剖析了这个問題。書中的主角馬尔达属于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占相当人数的一种妇女，她們起初在父亲的家里，后来在丈夫的身边受到保护，度过了一段衣食無憂的生活，但是突然的变化——丈夫的死亡——立即把她們推到無情的现实面前。已往的生活与教育既沒有給予她們从事社会劳动的能力，也沒有使她們受到为求生存而必須的斗争的鍛煉，因此，当她們一旦面对着赤裸裸的資本主义社会的冷酷的现实，而逐漸又感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已經陷于絕境时，她們就在絕望与悲憤之下投入了死亡的怀抱。作者引导讀者跟随着失去原来生活基础的馬尔达，穿过了波蘭的一个大城市，經過了一条漫长而徒劳的寻求工作的道路，看到了資本主义的可怕的剝削方式，讓讀者根据这一切去思考这个社会的性質和意义。馬尔达的故事的結局帶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意味着作者对資本主义社会罪惡的抗議与批判。

編者

“女人的生活是永不熄灭的爱情的火焰，”有些人說。

“女人的生活在于自我牺牲，”另一些人坚持說。

“女人的生活只是养育兒女，”又有一些人感嘆地說。

“女人的生活無非是朝欢暮乐，”某些人譏笑說。

“女人的美德是她的盲目服从，”大家一致同意說。

女人都是盲从的，她們恋爱，牺牲自己，生男育女，快乐逍遙……总而言之，一切按照社会对她們的要求做去，可是人們仍然用三分怀疑的目光看待她們，时面对她們加以責难或警告：

“你們的生活有毛病哪！”

比較深思明理的或者最不幸的妇女在回顧自己的生活和环境时，也肯定說：

“是啊，我們的生活有毛病！”

如果有毛病，那就應該想法医治。有人找到这种办法，也有人找到另一种办法，但是所有这些药方都治不好病症。

不久以前，我國一位無愧于受人尊敬的作家（扎哈里阿謝維奇^①）在他的長篇小說“阿尔比娜”中企圖証明，仿佛妇女只因为不善于强烈地爱（当然是爱男子），所以身心兩方面都备受痛苦。

啊，天哪，这是多么惊人的不公平！

願玫瑰色的爱神厄洛斯飞下来替我們作証：我們的整个一

^① 扎哈里謝維奇（1825—1906），波蘭改良主义思想的作家，他的作品流行于十九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

生都是为供奉他而长燃不断的神香！

我們刚刚过了童年，已經听说我們的命运是爱这些“万物的主宰”中的一位；到了少女时代，每逢皓月当空或者繁星閃爍的晚上，以及雪白的百合花迎着朝陽舒張芬芳的花萼的清晨，我們总是幻想这位君主。我們幻想着，盼望着，盼望着那样一个时刻的到来，那时候我們可以像百合花傾心于太陽一样，竭誠欢迎我們朝思暮想的人，好比欢迎在晨霧之中或者在如水的月光之下的阿多尼斯^①……后来，后来怎么样呢？阿多尼斯从云端下降凡塵，化身为人，我們和他交換戒指，誓訂終身……这也是爱情的証明，虽則上述的作家在他优美动人的小說中斷言：这样做永远是出于利害关系，毫無例外；我們却不能完全同意。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通常只是特定阶層內和特定情况下的現象。一般來說，婚姻都是爱情的結果（是什么样的爱情，那是另一个問題，情况复杂，不是三言兩語所能回答）。当一个穿着結婚礼服的姑娘，羞答答地用雪白的披紗遮住臉龐，款步走向祭壇的时候，美妙的厄洛斯便在前面飞翔，把發出玫瑰色情焰的火炬高举在她的头頂上，这就是充分的証明。

后来……后来怎么样呢？我們又爱上……假如不是出現在少女的幻想中，給年輕姑娘戴上訂婚戒指的那位万物的主宰，那么就是另一位；如果我們沒有爱上任何人，我們就会渴望爱情……我們會肌膚枯槁、形容憔悴，这种沒有得到滿足的对于爱情的渴望，常常会使我們变成性情暴戾的老姑娘……

結果怎么样呢？有的人在爱神的羽翼庇佑之下过着愜意的生活，她們正直、善良而又幸福；其他的人——而且这么多，多極

① 希臘神話：爱神維納斯所愛的美少年。

了——却拖着血污的兩腿四处奔波，为着一塊面包，为着精神上的安宁，为着自己的貞操而奋斗；她們的命运是辛酸的眼泪，是剧烈的痛苦；她們罪孽深重，墮入耻辱的深淵，忍飢挨餓而死……

由此看来，“爱吧”这个药方并不是万应灵丹。

显然，在药料中还应当增加些什么东西，才能使它迅速奏效。药方里到底缺少什么呢？

这也許可以从一个女人的生活史中寻出答案来……

* * *

格拉尼察街是华沙一条热闹的大街。若干年以前，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許多行人車馬从这条街上走过。大家都專心于自己的事情，行色匆匆，沒有誰左顧右盼，所以絲毫不曾注意到这条街上一个院子里面發生的事情。

这是个清潔、寬敞的院子，四面圍着高聳的磚房。在院子深处的房子是頂小的一幢，可是照它的大窗戶、寬闊的樓梯和漂亮的台阶看来，可以想見里面的住宅是舒适的，裝飾得够华丽的。

台阶上站着一个臉色慘白、身穿喪服的年輕婦人。一个大約四岁的蒼白的小姑娘，也穿着喪服，抓住婦人兩只無力地下垂的、仿佛表現了絕大的悲伤和疲倦的手。

几个穿着粗布衣服和沾滿灰塵的鞋子的搬运工人，从楼上沿着清潔而寬闊的樓梯走下来。他們搬出各种各样的家具和物件，搬出在住宅里——这所住宅即使不十分寬大和奢華，至少也布置得漂亮而且舒适——能够找到的一切。这里有紅木床、沙發和蒙着彩緞的靠手椅，有貴重的衣櫥和五屨櫃，有好象大理石的台座、大鏡子和兩株栽在木桶里的花——長得很高的夾竹桃和曼陀罗，曼陀罗的枝条上挂着一些还没有完全凋落的白色的

花冠。

搬运工人们走过站在台阶上的妇人身旁，把东西都搬到院子里，放在地下或者装上停在离大门口不远的两部大车，有些东西一径搬到大门外。妇人呆呆地站着，目送每一件东西。显然，这些搬她而去的物品对她不仅具有物质上的价值：她和它们一一告别，好象告别某种和一去不返的往日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东西，好象告别逝去的幸福的沉默的证人。

黑眼珠的小女孩拉了拉母亲的衣裳。

“妈妈！”她低声说。“你瞧！爸爸的写字台！”

搬运工人们把一张很大的写字台从楼梯上搬下来，放在大车上，这张写字台蒙了一块绿呢子，周围有雕花的美观的小栅栏。穿丧服的妇人向它投去一瞥久久凝视的目光。

“妈妈，”女孩继续轻轻地说，“你看见绿呢子上一大块墨水迹吗？我记得这是怎么回事……爸爸坐在书桌前，把我抱在膝盖上。妈妈，你走过来想把我抱开。爸爸笑着不放。我一淘气就打翻了墨水瓶……爸爸没有生气……爸爸是好人。他从不对我生气，也不对你生气。”

女孩唧唧喳喳地说着，把小脸儿藏在母亲丧服的折皱里，整个小身子偎倚在她的膝前。看来，回忆已经控制了这个幼稚的心灵，用一种本能的痛苦煎熬着它。两滴沉重的泪水从妇人干枯的眼睛里滚了出来；现在，女儿的话在她的记忆中勾引起了消失在无数类似的日常生活情景中的一幕往事，这个不幸的妇人感到又痛苦又甜蜜，好似回忆失去了的天堂。她也许想到：由于那一分毫无憂无虑的欢乐，今天她正付出几乎失掉她和孩子仅存的最后一块面包的代价，明天还要因为它遭受挨饿的报应，因为当时在孩子的嘻笑和父母的亲吻声中泼出的墨水痕迹，使这

写字台的价格降低了几十兹罗提①。

繼写字台之后，院子里出現了一架漂亮的鋼琴，可是穿喪服的婦人看到它已經比較冷淡了。顯然，她不是一位真正的音樂家，所以這一樂器很少引起她的回憶與惋惜。然而從屋裡搬出來放在大車上的一張紅木小床，連同一床編結的花花綠綠的小被子，却吸引了母親的視線，而且惹出了孩子的眼淚。

“媽媽，我的小床！”女孩叫道。“他們拿走我的小床！還有小被子，你親手替我編結的！我不讓他們帶走我的東西！媽媽，快從他們手里把我的小床和小被子搶回來呀！”

婦人沒有回答，只是緊抱着啼哭的小孩的腦袋；她的烏黑動人的、但是有點凹陷的眼睛重又干涸了，蒼白的、綫條柔和的嘴抿得緊緊的。

精緻的小孩床是從住宅裡搬出來的最後一件東西。大門敞開，滿載東西的大車駛到大街上，搬運工人們拿着其餘的東西跟在後面，在窗戶里觀望的左鄰右舍離開了窗口。

從樓梯上走下一個穿大衣、戴帽子的姑娘，在穿喪服的婦人前面站住。

“太太，”她說，“我一切都辦好了……該付的賬都付清了……這是剩下的……”

說時，她將幾張鈔票遞給穿喪服的婦人。

那一個慢慢地轉過臉來對着她。

“謝謝，卓霞，”她輕輕地說，“你始終是好心的姑娘。”

“您對待我一向情深義重！”姑娘嘆息地說。“我在您這裡服侍了四年，我從來沒有找到象您家這樣好的地方，將來也不會找

① 波蘭的貨幣單位。

到。”

她抬起一只手擦了擦湿润的眼睛，——她手上看得见针刺和熨斗烫伤的痕迹。妇人抓住这只粗糙的手，把它紧紧地握在自己一双白皙的手里。

“现在分手吧，卓霞！祝你身体好！”

“我要送您到新屋里去！”姑娘说。“我马上去叫一辆马车来。”

过了一刻钟，在啤酒街的一幢房子旁边，两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跨下了马车。

这是一所又狭又高的四层楼房，外表破旧，而且相当阴暗。小杨尼亚睁大了眼睛，望着墙壁和窗户。

“妈妈，我们要住在这里吗？”

“是的，孩子，”妈妈轻轻地回答，转身对站在大门口在看院人说：

“请您把两天以前我租定的那所住宅的钥匙给我。”

“啊，想必是屋顶下那间！”看院人回答，接着说。“你们上去吧，我马上来开门。”

她们通过一个四方形的小院子，——这院子两边围着没有门窗的砖墙，还有两边是破旧的木房子，——沿着狭窄、阴暗而且肮脏的楼梯走上楼去。卓霞牵着女孩的手在前面走，母亲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看院人替她们打开的那间房相当宽敞，但是低矮而且阴暗。因为只有一扇小天窗，房里的光线微弱，倾斜的天花板有一种紧压在墙上的感觉，四壁发出潮湿的石灰气味，——显然，墙壁在不久以前粉刷过。

在角落里一个马马虎虎砌起来的砖灶旁边，有一个不大的炊炉；对面，挨墙放着一顶小褥子，一张床铺，一只蒙着破旧印花

布的沙發，一張黑漆桌子和几把椅子，椅子的稻草坐墊处处都压瘪了、磨破了。

穿喪服的婦人在門口停了一停，徐徐環視這間住房，然後迈步向前，在沙發上坐下。

女孩子走到母親跟前，呆呆不動，臉色蒼白，她的眼睛望着房間，目光中流露了恐懼和驚訝。

這時候，卓霞把搬上來兩只小箱子的馬車夫打發走了，開始整理東西。

東西不多，她不一會就整理停當。她沒有脫掉大衣和帽子，几件孩子的衣服和一些襪衣她都放在一只箱子內，將另一只空箱子擺在屋角落里。然後她把一條毛毯鋪在床上，放上兩個枕頭，在小窗戶上掛起白布窗簾，再把几只碟子、一口鍋、一個盛水的瓦罐、一個瓦盆、一個銅燭台和一把小炊壺放進櫥子里。做完這一切之後，她從灶後拿出一捆木柴，在炊爐下面生起了明亮的火。

“好吧，”她終於站起來說，把被火烤得通紅的臉轉向呆坐着不動的婦人，“我生好了爐子，這裡馬上就會更暖和，更明亮。木柴放在灶後，夠您用兩個星期。衣服和襪衣在箱子里，炊具和餐具在櫥子里，燭台和蠟燭我也放在那裡面。”

好心的姑娘極力用愉快的聲調說着，但是微笑從她的嘴唇上消失了，泪水涌到了眼眶里。

“現在，”她捏緊了兩只手說，聲音更低了，“現在，我親愛的太太，我該走了！”

穿喪服的婦人抬起頭來。

“是的，你該走了，卓霞。”她向窗外望了一望說。“天已經黑下來了……夜晚在城里走你會害怕的。”

“不，这倒没有关系，亲爱的太太！”姑娘叹息说。“为了您我愿意在三更半夜走到天涯海角……但是……明天清早我的新主人将要离开华沙，他们吩咐我在天黑以前赶到。我得赶快走，因为我今天还要给他们做些事……”

说到最后几个字，她俯下身来，抓住太太一只白嫩的手，打算送到自己嘴唇上去。但是妇人迅速站起来，拥抱了她。两个人放声大哭。女孩子也哭起来，抓住了女僕的大衣。

“你别走，卓霞！”楊尼亞喊道。“你别走！住在这兒多么可怕，多么寂寞！”

卓霞吻了吻旧主人的肩和手，把啼哭的女孩紧抱在胸前。

“我必须……必须走！”她一边痛哭，一边重复说。“我有妈妈和几个妹妹，我应当做工养活她们。”

穿丧服的妇人抬起惨白的脸，挺直了纤细的身躯。

“我也要去做工，卓霞，”她说，声音比以前更坚决。“因为我有孩子，我应当养活她……”

“上帝保佑您，我的好心的亲爱的太太！”年青的女僕高声说，又吻了一次妇人的手和孩子布满泪痕的小脸，接着，她头也不回地跑出了房间。

卓霞走后，房里沉寂起来了，只有燃烧着的木柴的爆裂声，以及从街上传到顶楼上的遥远而隐约的喧嚷声打破这种沉寂。穿丧服的妇人仍旧坐在沙发上，她的女儿哭了一阵，后来疲倦了，靠在母亲身上沉沉睡去。母亲一手支颐，另一只手抱着睡在她膝盖上的孩子，眼睛呆呆地注视着一闪一闪的火焰。她的忠实可靠的女僕走了以后，她便失掉了最后一个亲眼看见她往日生活的证人，失掉了最后的支援，因为过去她能够向他们寻求帮助和保护的人先后在她的生活中消失了。现在她孤孤单单，

在命运的摆布之下，只能指望自己的力量了。她身边仅仅剩下这条只能向她寻求慰藉、只能期待她的抚爱的弱小的生命，她应当倚靠自己的劳动养活她。从前她那热心、多情的丈夫为她安排的房子，也就是她方才离开的房子，已经搬进了新的住户，而这个在过去无微不至地体贴她的心爱的丈夫已经在坟墓中安息了好几天……

爱情、安乐、宁静、幸福的明朗的日子……这一切都逝去了。恍如梦境一般消失了的往日生活留给这个不幸妇人的唯一的遗迹，便是伤心的回忆和这个苍白、孱弱的孩子。她在这时候醒过来了，把两只小手挽住母亲的脖子，小嘴唇凑到她的面颊上，低声说：

“妈妈，给我吃的！”

在这一要求里面，暂时还不包含任何能够在母亲心中引起忧虑或者悲伤的因素。妇人把手放进口袋，取出一个钱包，钱包里有几张钞票——她和女儿的全部财产。

她把围巾披在肩上，又叮嘱女孩安心等她回来，然后走出了房门。

在楼梯上她碰见了看院人，——他正送一捆木柴到二楼的一所住宅里去。

“请问大爷，”妇人有礼貌地、胆怯地恳求，“您能不能替我的孩子到附近的小铺子里买些牛奶和面包来？”

看院人听了她的话，并没有停住脚步，只是回转头来，带着掩饰不住的不满回答说：

“什么话，我哪有工夫去买牛奶和面包！……我在这里不是替房客送这送那的。”

说了这些话，他在楼梯的拐角后面消失了。妇人再往下走。

“他不願意替我做事，”她想，“大概料到我沒有錢。對於能夠給他很多賞錢的人，他却可以送去一大捆柴。”

她走到院子里，向四下里張望。

“你这样东張西望干什么？”在她旁边發出了一个嘶啞的、令人不快的女人聲音。

妇人看見一个女人站在大門旁边的一扇矮門前。在薄暮中她看不清那个女人的臉，但是从短短的裙子、亞麻布的大帽子、胡乱披在肩上的厚圍巾以及她的聲音和語調看来，不难猜到她是一个平民，妇人料想这是看院人的妻子。

“請告訴我，亲爱的，”她对她说，“这兒找得到人替我去买牛奶和面包嗎？”

那女人考虑了一下。

“你住在几楼？”她問。“我怎么不認識你。”

“我是今天剛搬来的……在頂楼上。”

“哦，在頂楼上嗎！那你为什么还要請別人替你买东西呢？你自己不能到小鋪里去嗎？”

“我願意給酒錢，”妇人低声說，但是看院人的妻子沒有听清楚，也許是裝作沒有听見，她把圍巾裹得更紧些，接着便消失在矮門后面。

妇人無力地垂下双手，站了一会，一面唉声嘆气。显然，她不知道該怎么办，也不知道求誰好。但是过了一会，她昂起了头，走出大門，打开了通往街上的柵欄門。

時間还早，但是天已黑了。疏疏落落的街灯朦朧地照耀着狹窄的街道，街上的行人熙來攘往。在許多地方，人行道差不多完全沉沒在黑暗中。涼意侵人的秋風闖入打开了的柵欄門，扑在妇人臉上，揪扯着她的黑圍巾的尖角。街头馬車的鞦韆声和混

杂的人語声震得她耳朵發聾，黑暗使她感到恐惧。她退回到大門边，低下头来站了片刻，过后她忽然挺直身子往前走了。也許她想起了挨餓的女兒正在等待食物，或者感到她必須拿出決心和勇气，感到从今以后，她不能不时时刻刻拿出決心和勇气。她把圍巾披在头上，走到柵欄門外，可是她不知道雜貨鋪在哪里，走了很長一段路，仔細觀看商店的櫥窗，她走过了几家紙烟店、一些咖啡店和布店，又轉身回来。她沒有再往前走或者向人打听的勇气。她走到另一边去了，过了一刻鐘，她已經拿着包在白手巾里的面包归来。她沒有买到牛奶，因为在她买面包的鋪子里沒有牛奶。她不願意、也不容許她再往下找，于是就匆匆地回家来了，她情記着孩子，几乎象跑一般。当她已經离大門不远时，听得背后有个男子的声音唱道：“不要忙，慢点兒走；哎，你为什么这样飞奔，我的小乖乖？”她竭力想使自己相信这是和她无关的，同时加快了脚步，她的一只手已經碰到了柵欄門，歌声忽然中断了，她听見那人說：

“您为什么这样匆忙？到哪兒去？这样美好的黄昏！同我去逛一会兒吧！”

年青妇人由于惊恐和羞辱而發抖，她气喘吁吁地跑进了院子，隨即用力把柵欄門砰的一声关上了。几分鐘后，楊尼亞看見母亲走进房来，立即向她扑过去，紧紧地抱着她。

“你別去这么久呀，媽媽！”她叫了一句，忽然不作声，仔細望着母亲的臉。“媽媽，你又哭啦！你現在又是这样……好象人家把爸爸裝在棺材里抬出去时那样……”

年青的妇人的确渾身都在發抖，眼泪象雨点一般从她發紅的面頰上流下来。她在离家十五分鐘里經歷的一切——和自己的胆怯作斗争，在寒風中、在滑溜的街道上密集的人群中疾走，

尤其是她所受的侮辱，虽然是一个不相識的人給予她的，却是生平第一次遭受的侮辱——深深地震撼了她的心灵。但是显然她已經下决心从今以后要控制自己，因此她很快就平靜了，揩干眼泪，吻了吻女孩子，接着便去吹旺炊爐里的火，对女兒說：

“我給你买来了面包，楊尼亞，我馬上把炊壺放上去，我們就有茶喝了。”

她从櫥里拿出一只瓦罐，关照了女兒小心看火，再一次下楼走到院子里的井边去。她不一会回来了，弯了腰提着裝滿了水的沉重的瓦罐，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她一分鐘也不休息，接着就把炊壺放在火上。想必她还是生平第一次干这种事，所以很不熟練。一小时以后，她們終於喝完了茶，楊尼亞脱下衣服睡了。她的均匀的呼吸表示她睡得很安靜。泪痕已經在蒼白的小臉上消失了。

可是年青的母亲却没有睡。她仍旧穿着丧服，黑色的髮辮散开了，她用一只手支着头，呆呆地坐在燃尽了的爐火旁边想心事。精神上的剧烈的創痛首先在她白皙的前額上刻划了几条深深的皺紋，眼睛里充滿了泪水，接着沉重的嘆息使胸部頻頻地起伏着。但是她不久就搖了搖頭，仿佛想驅散涌上心头的回忆和煩惱似的，站起身来，挺直了腰輕輕地說：

“新的生活！”

是的，今天这个手臂白嫩、腰肢纖細的年青美貌的妇人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天是她踏上茫茫前途的开端。

她的过去究竟是怎样的呢？

* * *

馬尔达·斯維茨卡的人生閱历还不多，在她的往日生活中很少發生重大的变故。